

“变化中的都市与建筑——可持续之道”沙龙实录

主办：《建筑技艺》杂志社
网络协办：大太阳建筑网
时间：2012年11月1日上午
地点：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3号会议室

沙龙主持

郝琳 Oval Partnership董事合伙人和Integer绿色智能事务所的可持续设计总监，博士

沙龙嘉宾

黄晓东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执行总建筑师
覃力 深圳大学建筑系教授、深圳大学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QL建筑工作室主持人
王晓泉 深圳市霍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智敏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
冯果川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
沈驰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张千里 瑞高（浙江）建筑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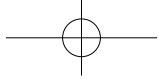


郝琳

Oval Partnership董事合伙人和Integer绿色智能事务所的可持续设计总监，博士

郝琳：今日全球和中国所处的环境、社会和民生面临巨大的问题而欲求变化。这十多年来积聚发生的变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行各业的人，所以当魏星主编请我为这次的沙龙定一个主题的时候，我希望在座的专家们能够就目前变化中的都市与建筑发表个人的观点并进行深入探讨。

很多既有的城市和建筑设计体系正处于困境之中，我们的设计视野、方法及手段很多已经不能够应对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在中国，每天有差不多 80 个自然村从版图上消失，乡村的整体格局、人口分



布及耕作方式等正面临着重大改变。北京胡同的情况更可怕，由于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及都市更新，每年约有数百条北京的胡同消失，有预测指出，截止到 2050 年，中国将有 5 个亿的农村人口被城市化，那时候中国的总人口可能会达到 15 亿，其中老年人口近 3.5 亿。面对如此庞大的变化，城市如何应对？乡村如何应对？开发如何应对？整个营造如何应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又应该如何应对？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还处在一个被动无奈甚至是无力招架的境地。

不是说我们没有想办法，其实很多前辈都在设计领域里尝试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但是世界变化带来的问题规模实在是太大了，所有的建筑师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找到能够共同行动的纲领。所以我们今天坐在一起，从大家各自的岗位和研究领域来探讨变化中的都市和建筑这样的问题，大家代表深圳的声音，代表深圳为了适应变化中的都市与建筑所能采取的行动，这样的话或许这个会议最终可以形成一些纲领性的意见。



王晓泉

深圳市霍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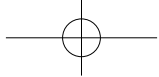
王晓泉：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不仅只关注建筑本身，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信息都要去关注，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层出不穷的设计手段，使建筑更具适应性。但是由于现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包含的信息过于丰富，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微博时代的开启，信息交流平台更加广阔，所需要关注的层面也变得更加庞杂。

以前我们做一份设计可能会接触到很多设计主义，建筑方面像解构主义、现代派等；规划上也有城市花园模式、新都市主义等社区模式，这些主义在某一个时间段拥有非常强烈的风格和明晰的流派，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就有可能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设计创作的思维方式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变化，某些定式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是反观产生种种设计主义的城市本身，它的城市建设节奏及城市的形象都不会被这种发展的浪潮给席卷掉，它还处在一个正常的节奏中。

所以作为一个建筑来说，它所包含的信息就不能只是传统教育意义上的平面、立面、功能、色彩、光线这些东西，而更多的应该考虑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历史因素，并利用艺术、技术这些手段将所有信息和因素包裹在一起，这是现代建筑设计应有的状态。可持续这件事其实也只是一种设计方法，以前的某种定式主义可能会慢慢淡化，可持续的方法逐渐演变成设计师需要不断汲取社会变化环境中的大量信息，然后通过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整合并寻找解决之路。

郝琳：传统上，好的建筑特征曾被维特鲁威定义为坚固、美观、实用，这是建筑最为基础的要素，但对于今天的建筑和城市问题，作为建筑师的角色如果仅仅以这样的范畴去定义规划理念和建筑设计的话，它的局限性就体现出来了，比如设计的社会和环境效应等。

就像今天谈社会主义、谈资本主义，我们也可以把可持续发展问题说成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主义，现在看来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主义所提出的愿景，不管真正的行动有没有采取，可持续发展主义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纲领，是全球与地方的基本议程，它在政治层次、经济层次上都在发挥作用，也正在深入地引发低碳城乡和社会转型的广泛讨论。



郭智敏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

郭智敏：现在的建筑师不仅在做设计，而是更多地参与了一些更加社会化的宽泛的工作。在中国来讲，无论是二三线城市，还是深圳、北京这些一线城市，每个城市的变化现在都是遵循着同样一个节奏，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态基本上也是遵循同样的步骤，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状态，它反映出中国现在的经济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态势，而且大家都是在紧步跟上，但我们目前还没有时间去总结如何能够实现城市更好、更快发展的设计经验，没能真正形成可以指导其他发展中城市建设的规划方针，所以建筑师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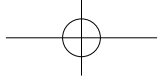
刚才谈到中国每天差不多 80 个自然村从版图上消失，村落去哪里了？其实人并没有消失只是搬起来了，进到了城市中，催生了摩天楼这种建筑方式。按照目前的建设强度，用超高层建筑去解决城市的高密度需求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各个城市争相建设超高层建筑作为自己的城市地标，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就是现代化都市往往缺乏自我的地域性特征，只能利用高度去定义城市形象，这种城市建设模式实际上是建筑师以后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所以应该从城市角度去看建筑师需要做什么。其实香港的很多尝试对我们来讲都是具有借鉴价值的，比如香港的地铁上盖建设方式，现在更多的交通体系已经被纳入到城市建设体系当中，但之前从城市规划角度也好、单体建筑设计角度也好，我们可能对这种方式的把控都没有足够的经验，所以在今后的设计交流当中我们应该从香港很多成熟的建筑设计里获取经验。不仅是建筑师，从社会层面讲也需要综合各个方面的能力或者是提供相应的条件，来确保我们的城市能够稳步健康的发展，建筑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更应该扮演的是前瞻性的角色，多进行呼吁和倡导。

现在的城市发展处在集中建设阶段，但建筑一般是 50 年一个运行周期，50 年之后我们面临的很可能就是建筑使用年限截止后类似于产品集体报废的问题，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在 50 年之后把现在盖的这些房子都炸掉重新做，这就要求建筑师有应对的策略。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些厂房改造的过程中就会有意识地去探讨将它以后的建筑功能、表现形式进行再塑造的可能，希望在保存建筑旧有结构的前提下赋予它新的意义，这也印证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可持续发展。可能在未来我们会更多地去尝试用改变功能的方式来延长建筑的使用周期。在这方面建筑师的尝试应该是先于社会的，给大家建立这样的理念：不是说新建一个房子就要推倒重来，我们可以把它的构造沿袭下来，还可以保留以前的一些历史痕迹，并让人保存特定的情感缅怀，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从这一点来讲，建筑师现在的关注层面就应该更加宽泛，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角色，能够为社会做一些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比如为建设提供新型的技术支撑，或者运用一些平台把这些理念广泛地传播出去，如果这样的社会责任能根植在每个建筑师的内心当中，那么整个行业就一定会良性地发展。

郝琳：今天在座的更多是在探讨基于城市层面的局限性问题，这跟过去一段时间内建筑师只是谈论建筑设计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都市实际上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和引导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来自于将无数的个体逐渐转变为公众认知的形象。建筑师应该有这样转化的能力，并把他的视线放在都市设计上，关注这个层面上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覃力

深圳大学建筑系教授、深圳大学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
QL建筑工作室主持人

覃力：当今世界中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变化很大，跟几十年、上百年前绝对是不一样的，上个世纪后半叶特别是70、80年代以后，在亚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形态——一些大型城市拥有多个高密度的中心区，这种形态变化普遍存在，像中国未来几年将有几个亿的人口要往城市集中，这种城市化的发展变化特别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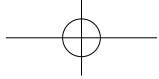
在亚洲高密度城市建设的问题上我认为有几点在未来应该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一个就是从城市交通的角度来讲，在大城市的高密度区域里，更适宜发展轨道交通，而不能像北美似的全靠开车，汽车永远解决不了堵塞问题。目前世界上轨道交通的形式、车站的组织形态是多样的：欧美都是一百多年前的那种车站，一个车站综合性的内容很少，主要就是交通建筑；日本则是另外一种代表形式，车站不只是车站，更是一个功能综合体，它的交通枢纽从效率还有空间使用上来讲明显比单独的交通功能型车站要优秀很多，特别是在这种高密度的状态下。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交通建筑设计一直在学习欧美的模式？其实我们的条件应该跟日本更接近，同样是城市密度极高、人口众多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高铁在速度方面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高铁车站却还建在荒郊野外，每个站点都离市中心很远，为什么不建到市中心去呢？日本的新干线就开到城市最中心的地带，我认为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从城市空间形态方面来讲，以亚洲为代表的这种大城市，高密度中心区未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一个立体化的空间组织方式，而不能像欧洲那样以平面化为主，城市将来的空间可能是一种人车分流的立体空间组织形态。现在很多建筑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现在很多大城市甚至包括城外整个郊区都属于这种高层高密度的区域，将来的空间组织关系、各种城市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亟待解决。另外再往前看一步，这种状态下城市中心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还有生态绿色建设理念可能跟现在一般概念意义上的不一样了，城市建设成为了一个很庞大的系统问题而不再是只考虑一个单独的建筑这么简单，我们现在在讨论很多生态问题、节能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偏重于从独栋建筑的角度来考虑，谈及绿色城市也大多是概念性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应该再往前看一看，多想想这方面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研究。

郝琳：都市拓展、新镇建设、乡野规划以及连带的风土和地景策略，关乎着社会发展、生活质素、环境保护、产业建构、资本运作、文化维度等一系列问题，这是达成较为深度的可持续设计所需要面对的快城效率和慢活模式的整合问题。

几十年前 Jane Jacobs 提到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虽然是针对美国的大城市，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当下的问题很有启发。她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如回归街道、回归公共空间、回归多样性的问题，即如何让人们24小时使用这些空间，让小商小贩在这样一个大都市中仍然能够生存；一个大型的都市开发体，在保证高效率的同时，如何让城市村庄、城市社区、城市中的民众去享受城市生活。



沈驰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沈驰：我们在做可持续发展时面临着很多需要改变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参与的项目——深圳科技园南区。过去都在说立体城市，在中国这个项目可能属于对立体城市概念诠释得比较早的一个，它是整个连接在一起的巨构式的城市设计，不仅在地面上有人活动的空间，在空中不同高度也有连接各层的公共平台，整个片区除了办公以外还有大量的商业、酒店、公寓等各种配套设施，尤其建筑首层是完全开放的，有意把它切割成很多小单元，让人可以穿行，找到过去街巷生活的感觉。除了公共空间的塑造及功能的立体整合利用之外，项目在交通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地下一层考虑建设城市道路，甚至探讨了有没有做红绿灯的可能性，项目通过这种复合化的设计途径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利用改变来应对变化的都市建设。

刚才谈到了欧洲的城市，其实欧洲的城市在几百年内城市格局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改变的往往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欧洲永远都是用科技来适应旧有的城市格局。它不会因为交通方式变化了比如出现了汽车，就建设一个新的城市来适应科技变化的需要。在我们的城市建设发展经历了这么多次轮回之后，回过头来看，欧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原型，它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就是面对所谓的改变，其实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包括威尼斯的双年展，它跟深圳双年展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与预期的那些超新理念、超前性的革命性的思维不同，它没有那么先锋前卫，反而更多的是展示出浓郁的建筑文化和扎实的建筑感受，这跟欧洲的城市建设理念相一致。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在说的可持续发展其实就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永远的一个抉择问题，而城市不管怎么变，人最根本的需求还是一样的，一天还是要吃三顿饭，还是要走路，还是要交往，这些东西都是永远不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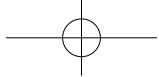
郝琳：这就涉及到真正谱写城市的主角到底是谁的问题。欧洲的一些主要城市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之后，整个西方社会开始重视人文和人的价值，这种崇尚人文的理念导致了他们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对人文价值的尊重，所以在整个文艺复兴的框架之下，欧洲的城市除了天灾人祸的破坏之外鲜有显著变化发生。所以所谓变化与否，真正是要看人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有没有发生变化。对于城市建设，也是世界观和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的价值问题。



黄晓东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执行总建筑师

黄晓东：深圳这个城市可以代表一批想高速发展的城市的态势，短短30年间，深圳从一个50万人口的渔村成长为拥有1 300万人口的高密度城市，不论从整个城市面貌或者是人的生活状态，深圳都可以反映出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文精神，这其中当然也有很急躁、很短期、很功利性的东西，其实包括建筑设



计本身也是一直处于一个很疲惫、很应急的时期，所幸大家开始关注城市，关注环境，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本源就是如何使人们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

身处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当下，即使不能放慢建设脚步，我们也期望自己的心能慢下来，让思想喘口气。其实我们一直在生产建筑垃圾，包括很多城市里面的地标性大型公建，由于技术没跟上，材料没跟上，施工没跟上，这么重要的东西实际上没几年就损坏了，所以我心里老是想我们能不能慢下来，慎重地去做一些事情。

另外，不管城市也好或者是建筑本身也好，开始设计的时候老是想做得很细，什么事情都考虑到，逐渐就把设计做成一件很固定的事情，这种按部就班的想法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生活在变化，我们所能提供的城市也好或者建筑空间也好都要适应这个变化。现在我们生产这么多的建筑物，很可能几年之后发现不合适了又要拆除，这是很通病的事情，因为建筑适应性的低下造成了建筑垃圾大批的生产，能耗也随之大幅度提升。

所以我们需要探讨的是都市与建筑设计本身，能不能摒弃以前所追求的所谓艺术性或者创造性的理想，回到本源去看设计能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郝琳：有时候中国的城市发展方式真的有点像方便面： $A+B+C=D$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配方，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把时间放长远一点，致力于树立长远价值和独特目标与成就，并考虑到都市的复杂性。比如，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看，我们应该去研究建筑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各种历史经验。

在香港，室外街区型店铺的租金是大型商场租金的几倍，这就说明建筑师脑子里经常想的大型城市综合体并不一定在经济和活力上具有最高的潜在价值，也不是定式。反而如果我们能够回归到类似街道空间的模式，可能会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多元价值。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在网络上买东西，并不意味着商店这种传统形式会消失，因为网络不能给人带来体验性。行走在街道中购物、听音乐、喝咖啡，这样的体验是无法取代的，这就是城市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所谓好的城市的形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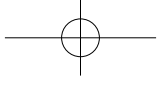
冯果川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

冯果川：前些年大家都很喜欢讨论可持续这个概念，但其实现在的建筑师很少真正去想这件事，只是像一群投机分子一样当一个概念走红的时候就蜂拥而上，然后不加怀疑，争先恐后地应用它，榨取它的各种资源，把它榨得差不多了就换一个新词，进行下一次投机。可持续这个词最近被榨得比较干了，现在大家猛榨的就是绿色这个概念，所以我想有必要重新来梳理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内在的心理机制，就是人为什么要有这些概念，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释。

第一个情况就是一种投机心态，很多建筑师发现在原有的现代主义价值观体系下，他已经江郎才尽，无法超越前辈大师的各种创造以后，他就需要寻找一个概念以显示自己找到了创新的手段和途径，从而扬名立万，而并不是真正地热爱可持续这件事。

另外，可持续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当下发生的一件事，它一直都是人们的追求，是对追求永恒生命意识的一种科学包装下的新的意识形态——建筑师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永不磨灭。其实如果把它的这种本质揭示出来，



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被动，因为我们在追求这种可持续的时候是缺少批判性的，被动地从属于这个潮流，而事实上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新冒出来的东西，而是一个老的东西经过改头换面的包装获得了一个新的存在方式。

第三个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应该是长期的而不是眼前的，实际上这个概念在国内已经完全被官方接纳，但恰恰是这种接纳让我们看到这个概念并没有真正实现，而只是一种表面性的存在。我们口口声声说做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师，但真正专心研究绿色建筑的建筑师其实很少，更多的是通过话语的谈论来掩盖行动的空白，这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欺骗。而可持续概念本身给欺骗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因为它比较模糊，很难界定，里面包罗的各种技术化的东西又盘根错节，所以很多人用它用得得心应手，因为做建筑无论什么样都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或者一种途径把它绿色化、可持续化，怎么说都说得通。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绿色的幽灵》，就是讲这个可持续的概念，里面谈到可持续这种概念跟幽灵和鬼有点类似——谁也没见过但是大家谈起来却都津津有味。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我希望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深入研究改变社会的状态。比如可持续这个概念是讲一种对未来的判断，关于这种判断其实有两种最简单的做法：一种是对未来的预见，就是某人声称他可以预见未来，所以他做的事情就可持续了，因为未来的各种变化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科学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方面标榜自身的权力；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拒绝由一个人承担预见未来的权力，把对未来的掌握从一个团体变成分散的很多团体来分解这个风险，也就是说做一个开放的框架，这个框架里面没有人能够有决断权，所以谁也不需要预见未来，这个东西只需要交给未来，未来的人们都可以介入进来操作它，然后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加入进去，所以第二种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民主的方式。而第一种是一种科学的方式，相较之下科学的方式就是一种比较专制的控制，现在很多建筑师谈可持续问题都特别科学，拼命想掌握各种新技术去预见未来，但是我们有想过其实可以打造一个框架，通过向未来开放，通过让别的群体介入到这个里面来降低风险。

郝琳：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更大的范围内，建筑界、城市规划界或者设计界对于可持续发展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其实并不多，批判性也不足。如果真正去观察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领域，其实在农业、工业、社会学角度甚至在很多政治层面上讨论的层次都比我们深，我认为我们整个的设计界还是以技术为主要切入点，而少有从社会上或其他跟人类关系更加密切的角度来切入。

我们中国的建筑师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里面应该有自己独立思考问题的角度，但在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一个警惕不能变成“皇帝的新装”中那些人云亦云的人，我们应该成为那个勇于说真话的小孩，坚持自己的想法，并坚定不移地表达出来；另外我们也要警惕自己不能变成“狼来了”里面的那个小孩，不能用哗众取宠的欺骗去影响别人。

变化中的都市与建筑的思考，必须反映这个变化的世界所出现的根本问题。无论是快速和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城市人口的爆增、环境持续恶化、全球化、产业转变等问题都跟建筑师密切相关。建筑师不但应该担负建设城市的责任，更应该籍由空间的规划与塑造带来社会领导力的价值。

很多人说建筑师在今天已经变成一个服务行业者，这样的说法并无问题，但同时建筑师也应具备时代影响力。而今天这种类似米开朗基罗式的影响力好像出现了很大的危机，跟文艺复兴时候的建筑大师，或者哪怕是上世纪现代运动中的建筑大师的影响力，至少是从领导的愿望和主动性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就不禁要反思，这种危机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还是因为在这种社会的剧变之中我们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瞻、方法和做出行之有效的实践。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就非常意义，尤其是在深圳这个改革前言的城市里，我希望在未来的数十年中深圳仍然可以有这样巨大的变革动力来引领中国的整个城乡变化。通过我们的建筑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生活得更更有尊严，这是今天会议的一个更高的目标。▲